



纪实文学丛书

孟驰北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新疆疏勒劫狱奇案



新疆疏勒劫狱奇案 / 孟驰北 著

责任编辑：李荣德 朱新楣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6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（正文）句容县鲍亭印刷厂
（封面）南京七二一四工厂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9.375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200,000

版 次：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8,355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074—1/I·70

定 价：2.35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“高旭事件”后遗症的解决是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新型军政、军民关系的重大突破……这个典型不是一般的典型。

——余秋里



汽车某团六连的文书高旭在进入昆仑山的那天晚上，想起路的险峻有点担心。但这种担心很轻微，转瞬即逝；更多的是兴奋、激动。他祖籍江苏，何年何月迁到西安，他一无所知。四五岁时失去父亲，母亲改嫁，继父是西安一个工厂的老工人。高旭自幼喜爱美术，在西安美术学院专科班毕业后，分在陕南一家电影院画广告。高旭既然有志于绘画，就不甘心把自己囿于一个狭小的天地内，只熟悉世界的一小块。蕴含着奇彩异景的新疆对他形成强烈的诱惑，有参军去新疆的机会，他当然不放过。在汽车团，他老听人讲阿里高原，别人越是把它描绘得千艰万险，越使他向往。那是一块被人遗忘的土地，因为海拔在六千米以上，严重缺氧，这不是一般人轻易到得了的。他想把那儿的风貌云烟尽收胸中，将来用画笔表现出来，成为画坛的奇葩。哪个青年没有一点雄心壮志，甚至想入非非，充满幻想。何况高旭在美术上受过专门训练，怎能不展开理想的翅膀，去阿里的名单上本没有他

的名字，他主动找连长，跟着汽车去了。

路真险！高旭这样设想过，李白当年从巴尔喀什湖内迁时，要不是径直去陇西、四川，要能随驼队来到这儿，他是不会写《蜀道难》的。路经库地达坂，一条S形的路曲曲弯弯直上重霄九。胆小的人紧闭眼睛，或者只看内侧不敢随便转动颈子。高旭有他自己的意图，他的目光老在外侧转悠，只见白云缭绕处，悬崖壁立千仞，幽谷深不见底，看了头晕目眩，路真窄！两车迎面开来，无法错车，听见前面喇叭响，就得赶快找个宽阔的地方停下，等对方的车过了再走。坐在车上往下看，车轮子仿佛就在悬崖边缘上，吓得人心惊肉跳。到了阿里，他才体会到儿时被他扔在地上急蹦乱跳的活鱼的难过劲了。因为缺氧，头痛胸闷，整日晕乎乎的，象喝醉了酒。夜晚，人困得要命，就是闭不了眼睛。

在阿里，他尝到了艰辛险阻，也大开眼界。高原上的许多奇观异景，触发他对人生哲学的玄想。他恨过狼，因为狼吃羊吃人，狼就被人类定为凶兽，在来阿里高原的途中，他首先看见成群的野驴，少的几十头，多的几百头。他没见过野驴，初见时，喜得大喊大叫：“野马！野马！”哪是马啊！高旭看见的野驴，长得魁梧高大，和野马的外形一样，但比野马高大，英俊标致，线条潇洒、飘逸。狼来了，它们跑啊跑，那四条腿简直象钢浇铁铸，跑的速度真象风驰电掣一般。看那奔跑的驴群，先是噼生箭发似地直射出去；俄顷，它像一团灰色的云，远远地滚动而去。不妙，一头驴被狼咬住了。高旭马上产生一种怜悯和憎恨交织的情感，真想拿过排长手中的冲锋枪把那些吃得津津有味的狼撂倒几只。后来，藏族人告诉他，狼吃掉的都是老弱病残的驴，而对身

强力壮的野驴无能为力。高旭省悟到了，是狼用那张凶狠的嘴逼着野驴跑出了速度，是狼用那张凶狠的嘴保证了野生动物的优生。要是没有狼，那些动物就会变懒变笨，直至退化、衰败、绝种。大自然是严格按照物竞天择的规律在进化发展。

十八辆车组成的车队，来到宙里亚克达坂顶峰，突然看见四头牛在山坳里优哉游哉地吃草。附近也没人影。据说，生活在阿尔金山雪线附近的牦牛才是野牛的正宗，昆仑山的野牛是家牛变的。一二百年前，清政府在昆仑山设置兵站和哨卡，雇维吾尔族民工在这儿放牧耕牛。后来，兵站撤销，这些牛无人照管，分散在山中游荡，渐渐养成野性，成了野牛。如果脑海里有纪律观念，眼一闪，车子就开过去了；四头牛就不会成为导火索，引爆出震撼新疆的事件来。可是他们散漫惯了，又加上长途行车的单调寂寞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压抑感。

副营长邹照文说，

“刚才我看见那几头牛很野，百分之八十是野牛。我跑了这么多年，还没看到这个山上有牦牛。”

六连指导员赵成彪说：“如果是野的，打死了不要紧；是家的，那就麻烦。一切后果你能负责，我们就打。”

因为定不下是野生的，还是家养的，副营长也不敢太放肆。走出一段路后，迎面遇见一位放羊的维吾尔族牧工。副营长叫停车，他走过去问，是否光放羊，还放不放牛？牧工不懂汉语，连连摆手，意思是不懂，副营长理解成没有家牛。于是决定打牛，他还说：

“打那头黑身花头的！”

车子已走出五六公里，赵成彪带了两辆车五个人，又重返原处去打牛。高旭参军几年，还没有肃清从艺术学校染上

的任思想驰骋，感情奔腾的自由习气。对什么事他都满不在乎。打牛，不仅区区小事，而且饶有兴趣！

“谁打？”指导员问。

射击是军人的职业爱好。当食指扣住扳机向目标发射的时候，也是军人销魂的时刻。子弹的实用价值是毁灭生命，选定射击目标是最严肃不过的事，对解放军战士更是如此。高旭还没学会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开枪的严重性。他只觉得好玩。深山里。他曾用枪声发泄因寂寞引起的郁闷。当子弹打在山崖上，土石乱飞的时候，他能得到一点刺激。现在是要打牛，他第一个应声：

“我打！”

另有一个战士也从肩上取下枪来。两个人选好地势，各瞄准一头牛。他用猎人的眼光来看牛了，也想在牛的身上表现一下他的枪法。高旭拿的是冲锋枪，打的是点发。枪响了，他亲眼看见庞大的牛身躯晃了几下。打中了！他高兴得心咚咚跳，跟着又按动扳机，补射一弹。牛倒地了。高旭站起来，带着矜持的笑容看了看指导员，也看了看周围的战友。那洋洋得意的神情，仿佛在说：看我的枪法如何？他哪里想得到，这一颗子弹竟成了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前奏！揭开了“高旭事件”的序幕！

两头牛都被射倒在地。指导员派高旭几个人去开膛破肚，剥皮取肉。高旭一溜烟跑过去。倒在草地上的牛，血从枪眼里汩汩往外冒，腹下已淤了一大滩。牛眼睁得老大，眼白里似乎渗着仇恨，怪怕人的。牛是最驯顺最能引人怜爱的动物。图画中牛的形象是美好理想的化身，牧童牛背奏笛或牛

角挂书的画面勾引起高旭对童年生活的追忆。他本是爱牛的，没料想他向牛开了枪。刚才他跑来的时候，还兴高采烈，现在一看见牛倒在血泊里，心头的热度骤然降低。他有点懊悔了。不过这仅仅是他的恻隐之心，远未意识到他闯下了怎样的祸。他攥紧匕首正要动手，那边的战士叫了起来：“不是野牛！”高旭仔细一看，牛鼻上套着红柳拴子，很明显，是农民用的耕牛。他有点心怯了，这是严重违犯纪律的。如果反映到上面，是要受处分的。他站在牛前，不知所措了，还是那个在长途出车中自由散漫惯了的指导员说：

“已经打死了，没办法了。天快黑了，赶快把皮剥掉，把肉割进车走，要是来了人就麻烦了。快！快！”

太阳已经吻着西边的山峰，山谷中已是暮色四起。起风了，尘沙像有巨扇煽着，从地面腾起，一卷卷，一团团，顺风飞跑。空气受了污染，渐渐混浊起来，夕阳变得昏暗了。指导员也有点紧张，一个劲地催着高旭他们快剥。他以为只要把肉放在车上，车子开足马力，一跑就能了事。这个荒唐的指导员的想法多荒唐啊！你跑了，你能把群众的不满和愤慨也带走吗？

2

道班房里的养路工人全是维吾尔族。从新藏公路通车之日起，汽车兵和养路工人鱼水相依，情同手足。在那些年月，撼山易，撼“八项注意”难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件；即使偶然发生了，那些敦厚朴实的维吾尔族工人也会谅解的。可是，现在，道班房里火爆了。一个叫牙生的小伙子听说军车把维族人的牛打死了，暴跳如雷。他带领工人冲出去，抱石头，扛木头，在公路上设置了两道障碍。

有个名叫阿皮孜的小伙子，刚吃过晚饭，到附近的山坡上溜达了一圈转回来，一看别人那样忙碌，他也参加了进去。他家在疏勒县，父亲在十多年前病故，母亲康拜尔汗因身体孱弱，不能胜任重活，家境变得很清寒。弟弟年纪小，才十二岁，只能放羊拔草。妹妹更小。阿皮孜就成了家中的栋梁。他长得浓眉大眼，瓜子型脸盘，康拜尔汗从儿子身上能照见丈夫的影子，特别疼爱阿皮孜。前年，阿皮孜到叶城养路总段当了合同工。牙生是阿訇的儿子，从小教人为善的经文就铭刻

在他脑海里，看见阿皮孜年轻，不谙世事，他百般照顾，有好吃的总给阿皮孜多拨点，重活让阿皮孜少干点，冷了热了，牙生都要关照的。阿皮孜对牙生当作长辈一样尊敬。他喊牙生“大哥”。牙生说的话，在他都是金科玉律。现在看见牙生气得哼唧哼唧的，他也来了火，专捡大块石头抱。障碍设置好了，道班房的工人一字儿排开，横拦在公路上。牙生大声嘱咐：

“牛不能叫他们白打死，不能放他们跑掉！”

3

副营长邹照文领着六部汽车到前面兵站停了下来。住宿的房子都已准备好，打算歇息一夜，翌日凌晨再动身。他是这条路上的常客了。有两顿茶的工夫，没见赵成彪和高旭的车到达。他非常得意，算计牦牛准已击毙，现在正忙着剥皮剔肉哩。好了，明天回到营地，妻子儿女有口福不说，还可送些牦牛肉让团首长们尝鲜哩！

等啊，等啊！等到太阳偏西，还不见车的影子，邹照文着急了，跑进跑出，爬到山顶了望，走到前面路口去迎，都扑了空。他警觉起来：莫非肇事了？他是这个车队的领导，车队大小问题都担在他的肩上。这一带都是维吾尔族，没有汉族，要出事就牵涉到民族关系，这是新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敏感点，谁都怕触及。别说普通老百姓，就是相当负责的干部，也怕在这上面惹下麻烦。邹照文的神经紧张了，是他派车去打牛的，出了事，必干系到他。他万分懊悔，不该派车去打牛。他仔细揣摩下午在山坳里看见的那四头牛的形象，越发觉得不

对劲。牦牛在几里之外见了汽车都要逃避的；而那四头牛对车队的隆隆马达声并没有反应。车离它们那样近，还优哉游哉在山坡上吃草哩！再说，昆仑山后山有牦牛，前山就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。坏啦！把农民的耕牛打了，插下漏子啦！他顿时慌乱得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。这几年部队的人事变动很快，说不定这个事故就毁了他的前程。

沉沉夜色中，突然冒出两个亮点，过一会儿，又冒出两个，象夜的眼睛。亮点起初还闪烁不定，后来，亮度增大，是车灯。邹照文悬着的心落下了。他断定这就是打牛去的两部车。车能回来，自然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他又想到美味的牛肉了。

车停了。第一个跳下来的是高旭，高旭借灯光看出站在路中央的副营长。他高高兴兴跑过去说：

“报告副营长，这次你得给我请个三等功。”

邹照文听高旭的语气那么轻松愉快，这表明一切都平平安安过来了，没有发生什么烦心的事。他放心了，甚至觉得方才过虑了，弄得提心吊胆了好一阵。他也用轻松的口吻问：

“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？”

“我们在路上遇见土匪劫车，我扫了一梭子，撂倒两三个没问题的。”

“土匪？在哪儿？我们怎么没有遇上，你们在什么地方遇上的？”

“在204道班附近。”

邹照文又盘问了两句，一切都明白了，惊得他身上一阵抽搐。他走上去伸手搯了高旭一记耳光，说：

“你犯罪啦！还请鸟功！”

耳光打得清脆响亮，把高旭、赵成彪都打醒了。他们怔怔站着，一言不发。邹照文问完事情经过，当机立断：

“今晚在这里不能住，得连夜走，否则道班工人会追上来的。一到叶城，我们马上向县公安局报案。”

4

牙生眼看汽车一辆辆逃走，急速爬上山坡，从山顶上绕过去。那儿有一个陡坎，他准备跳下去，站在路中央，用身子把车挡住。一声枪响，他愣了。又一辆车逃脱了，他气得直跺脚。他使出全身力量把一块石头砸去，可是，有啥用呢，汽车沿着公路疾驰而去。牙生狠狠在自己的胸脯上砸了一拳，颓然抱臂蹲在地下。“阿皮孜！阿皮孜！”喊声急促，紧张而惊慌，阿皮孜出了什么事？难道那枪……牙生倏地站起，三步并作两步跑下山去。几十个人围成一堆，阿皮孜仰天躺在地上，几个工人还在一个劲地喊阿皮孜的名字。牙生从人堆里挤进去，夜色太黑，微弱的星光也只能勾勒出模糊的身影。有人划亮了火柴，啊！脸上都是血，这个平时寡言少语只知埋头干活，长得俊美的小伙子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牙生手摸阿皮孜的头，头是凉的；他捏着阿皮孜的手，手也凉得像石头。牙生哇地一声哭了。别的工人眼见失去了一个同伴，都失声痛哭起来。悲痛的哭声在死寂的昆仑山

中飘荡着，飘荡着……



叶城养路总段党委书记叶拉洪已经睡了。有人找他去接电话。电话是从道班打来的。山上准发生了情况，否则不会在深更半夜打来电话。他急忙披衣走出去。是牙生的声音。吐拉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

“什么？什么？阿皮孜死啦？怎么回事？是汉族人，噢，是解放军。行！我们马上来，行！派三部车。叫大家冷静点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！”吐拉洪放下话筒，狠狠在桌上猛一击，震得桌面上的东西哗啦啦一阵乱响。自从叶城发生“火烧清真寺”事件后，民族之间感情上的裂缝还没愈合，维吾尔族与汉族彼此还存在着戒心、猜疑，眼前正还在用艰苦的思想工作来化除这些心理上的隔阂呢。一石能抵千层浪。作党委书记的，时刻都在防备着从任何方向飞来的石子。万万没想到这颗石子来自解放军，还是一颗极有分量的石子呢！吐拉洪预计会闹出事来，立即把段上汉族、维吾尔族的主要领导干部全从梦中唤醒，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了一遍。与会的人都深深震惊了。吐拉洪做了布

置：汉族干部和家属暂时都回避。维族干部要站出来在群众中做工作，尽量限制在养路段内，万万不要扩大到社会上。这边安排毕，吐拉洪立即向县委、军区后勤基地通了电话。

几辆汽车连夜出发了。吐拉洪坐在驾驶室里，心急火燎，猜想山上一定乱哄哄的了。事态一旦扩大，山上的维族工人都卷进去，新藏公路这条重要的运输线就会瘫痪。他了解牙生那火爆脾气，一旦发作起来，什么都不顾忌的。“火烧清真寺”事件发生后，牙生特地从山上赶下来参加游行，吐拉洪一张嘴说得口干舌焦，才把他说服。山上还继续有军车下来，道班的人如果迁怒于后来的解放军，做出什么不测之事，那就复杂啦！吐拉洪估计这并非没有可能，因为有一个死人停放在道班房里，工人的火气是无法克制的。他得赶快赶到现场去控制局势。吐拉洪自己的感情也是复杂的。他是维吾尔人，他和牙生的情绪是一致的。但作为党委书记，他就不能任凭情绪操纵自己，他得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处理问题。难啊！工人正在气头上，话说得不合他们的脾胃，他们会马上对他另眼相看，会像在“火烧清真寺”事件中骂托乎提一样把他也骂成“卡甫尔”。每个少数民族领导干部，都怕陷入这种孤立的境地，这怎么办？

牙生给前后道班房都打了电话。怒火在沿线烧起来了，当夜就有人徒步赶来，204道班房里挤得满满的，阿皮孜闭目躺在地上，衣服上有斑斑血迹。好好的小伙子死于非命，谁看了都悲痛气愤，大家都在研究报复的办法。

有的说：“明天再见这种车号的车，就用石头砸。”有的说：“把阿皮孜的尸首抬到喀什去游行。”

牙生听了，高声说，“都坐上汽车上喀什！”